辛丑有感

上下三千余年，兴亡百千万事，大概光风霁月之时少，阴雨晦冥之时多。——《宣和遗事》。然此乃古人兴感之语也，后之览者未以为然。视当下，忆古今，时节相近而景迥然，少有感。

光风霁月，阴雨晦冥，此乃天之意，然亦在人为。

己亥腊月廿九，望涂有行人两三人，车马寥寥，忆昔之九衢三市 ，怅然于怀，未尝不长吁嗟叹。 “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”，难复得也。寒尽近年，未闻市井喧闹、爆竹迎春，然户户紧闭、长街漫漫。虽临佳节，境过清也。江城处神州腹地，位连九州，然疫起荆楚。是日江城闭，举国安，以保华夏邦民也。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”此言得之。疫叩门出，席卷海内，内有人心皇皇，但求安康。外有诸异邦邪说，阴阻华夏。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

“不遇盘根错节，何以别利器乎？”大国泱泱，举世无双，千载风霜，巨龙之腾飞但在今朝。炎黄子孙，安可轻之言败！君不见，雷火二神拔地起，庇荫万世功难及。君不见，华夏九州急驰援，万万邦民期凯旋。上有人本为民生，下有一心合抗疫。内有四方皆一心，外存友邦齐相助。方是时，吾等布衣书生之属，恨加冠犹未及，学业尚未成，惟以发愤笃学以报国之恩典。力学以至夕,侵晨而作，不敢有所怠。

庚子乙卯丁卯，江城解围，疫病尽摧，华夏欢腾。

“光风霁月之时少，阴雨晦冥之时多”，一日偶知，甚怪之。又度古人之意，盖少天意多人祸也。此疫若于千载前，岁岁尚不足，遑论百日。除技术之维新，更在人事。古万事在君，一怒而天下震。君护国不尽为民，究其本皆图己之富贵，子孙荣华，御臣之术亦为此也。故君弗事事为民，民亦难尽忠侍君。国不以其民为意，民不以其国为本，可哀也！疫即至，上下异心，熙熙攘攘皆为利往，如此安得救民！视当下，君王之不存，主席、书记代之，此皆举于民，亦因为民谋安康，为国图发展。上下一心，国民相依，此乃今神州乾坤郎朗之本也。

今内安而外乱，究其本，资本之祸也。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”此乃他邦写照也。上下但求己利，安能阻疫？此乃他邦病乱之本也。

兴亡谁人定，盛衰岂无凭。阴雨晦冥之属非不可抗也，光风霁月之时非不可期也。

“浮舟沧海，立马昆仑”。余乃布衣书生，虽今无能以抗阴雨晦冥，助光风霁月，然余定勤学笃志，及有所成，必为国请命，助国安康。

光风霁月亦可求，阴雨晦冥亦可抗。

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